



图1. 饮片

2cm



图2. 药材

©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

大黄为蓼科植物掌叶大黄、唐古特大黄或药用大黄的干燥根和根茎。性味归经：苦，寒。归脾、胃、大肠、肝、心经。功效：泻下攻积，清热泻火，解毒止血，活血祛瘀。



大黄苦寒清泄，沉降下行，作用强烈，素称"将军"。入脾、胃、大肠经，既善通肠泻热、攻积导滞，又能导湿热之邪从大便而出，促进黄疸消退。入心、肝血分，既善泄血中实热火毒而凉血止血解毒，又能通利血脉而活血化瘀。



大黄苦寒，善攻下泻热、活血逐瘀，故妇女妊娠期、月经期、哺乳期应慎服或忌服。又易伤胃气与气血，故脾胃虚寒、气血亏虚、无瘀血、无积滞、阴疽或痈肿溃后脓清者不可妄用。



中药大黄具有清湿热、泻火、凉血、祛瘀、解毒等功效。



《本草经疏》曰，《经》曰，实则泻之。大黄气味大苦大寒，性稟直遂，长于下通，故为泻伤寒温病、热病、湿热、热结中下二焦，二便不通，及湿热胶痰滞于中下二焦之要药，祛邪止暴，有拨乱反正之殊功。



利用小剂量的大黄来健胃清肠，使人体健壮，延年益寿，这是一个医家养生家的不传之秘。通肠丸，俗，叫通补丸，雅。世俗之人都好补成风，你一让它听到有个补字，他都兴奋不少，而且通补丸确实有以通为补的效果，通过通六腑而达到补五脏的作用。这样自然年寿延长，疾病减少。



坚者削之，留者攻之，结者散之，客者除之。朱丹溪善用大黄治眩晕，一味大黄，用酒炒三遍为末，名之曰一味大黄散，以茶调服一二钱，其效如神。历代本草甚至当今教材，大都把大黄列为泻下剂，其实大黄治病远远超出泻下剂范畴，世人拘泥于泻下伤元气，而不敢放胆使用大黄，殊不知大黄乃活血化瘀妙品，理气清热良药。



大黄第一大功效就是活血化瘀，比如大黄主下瘀血，血闭寒热，破癥瘕积聚。第二大功效才是泻下通腑，所以说大黄主留饮宿食，荡涤肠胃，推陈致新，通利水谷，这是古代本草运用大黄的真正奥妙，它能以其香气，通达周身脉络，并且逐瘀血，导浊下行，迅速如盘中走丸，一过不留，一般活血化瘀之品，只能将瘀血打散，而大黄不仅打散，还将瘀血浊阴帮你排出体外。



大黄因炮制规格不同，有生大黄、熟大黄、酒大黄、醋大黄、大黄炭，它们的临床疗效各不相同。大黄生用泻下力猛，蒸熟泻下力缓和，酒制善清上部火热，炒炭可化瘀止血。用于泻下时不宜久煎。大黄峻烈、攻下破瘀力强，易伤正气，故表证未解、气血虚弱、脾胃虚寒、无实热瘀结者及孕妇胎前、产后均应慎用或忌服。注意孕妇及月经期、哺乳期慎用。



大黄配芒硝:大黄苦寒，功能泻下攻积、清热泻火、解毒;芒硝咸寒，功能泻下、软坚、清热。两药相合，既善泻下攻积，又善润软燥屎，还善清热泻火，治实热积滞、大便燥结、坚硬难下效佳。



大黄配巴豆、干姜:大黄苦寒, 功善泻热通便、攻积导滞;巴豆辛热, 功善峻下冷积;干姜辛热, 功善温中散寒。三药合用, 巴豆得大黄, 其泻下之力变缓和而持久;大黄得巴豆, 其寒性可去;再加温中散寒之干姜, 以助散寒之力。故善治寒积便秘。



大黄

【药性】味苦、性寒、无毒

【功效】泻热通肠、凉血解毒、逐瘀通经

【主治】泻热毒，破积滞，行瘀血

新四军名将罗炳辉将军一生富于传奇色彩，电影《从奴隶到将军》中的主人公罗霄将军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。1942年夏，罗将军患了温热病，高烧不退，时时说胡话。当时西药奇缺，致使病势危笃。后来慕名求治于安徽名医戴星甫。

戴星甫(1896~1948)幼承庭训，刻苦学医，夜间苦读不辍，视力受损而成高度近视，人暗称“戴三瞎子”(兄弟中行三)，戴氏识证准确，投药果敢。一诊即诊断罗将军是“阳明腑实证”，直接投以大承气汤釜底抽薪而泻热，生大黄用至2两，一般人用到10克就可以了。不料药店惧怕药量太重，吃出人命来，私自改配熟大黄且减少用量。罗将军服后未效，戴氏甚感奇怪，亲自检视药材，发现大黄剂量不够，而且是熟大黄，药力不足，立命另取生大黄2两重煎再服，果然1剂便通而热退，转危为安。此非胆识过人者不能为也。

清朝康熙皇帝得了一种非常难治的病，浑身上下发痒，起了各种红疹子，宫中的御医，竭尽脑汁，用尽各类名贵药材，道地药材，都没法把病治好。

有天晚上康熙便出宫微服游访，在一条街道上，看到一个小药铺，虽然已经夜深人静，但药铺的灯火却通明，甚至还转来几句朗朗的读书声。

这康熙便被吸引过去，敲开了门。

俗话说，民间卧虎藏龙，这皇帝也想试试看看是不是民间真有奇人隐士。

只见一个郎中正在烛光之中读书，这郎中看到有人进来，便说，先生深夜造访有何指教？

康熙说，我得了一种难缠的病，不知能否医治？

郎中就叫他坐下，然后帮他诊脉。

康熙接着说，我这怪病就是浑身发痒，起各种红疹子，请了不少医生医治，都不能有理想的效果。

郎中便看了下，康熙身上的红疹子，便笑笑说，这不是什么大问题。

康熙听后，也是一笑，心想，你这郎中口气也怪大了，朝中国手都没敢夸此海口藐视朕身上的顽疾，难不成你比朝中国手更厉害？

郎中看出康熙的心思，便说，不是其他医生没辨证准确，而是你饮食上没有注意养生。

康熙就说，我最重视饮食养生，膳食营养，怎么会不懂呢？

郎中说，很简单，清淡素食，一段日子，热毒自降。

郎中说，你这身上发的红疹，表面上是肺热，肺与大肠相表里，开窍于皮毛，所以大肠中山珍海味积毒太盛，便借皮表来排热毒，甚至你排便时肛门还是灼热的。

这康熙一愣，果然被这郎中言中了，便说，那该怎么办呢？

康熙又问，然后呢？

郎中走到药柜前把柜子里一整包药全部倒出来，足足有七八斤。

康熙愣了，便问，这么多药，如何吃啊！

郎中说，不吃药，就用这些药熬水来洗澡，整个人泡在浴缸里，边洗边泡，少则三两次，多则四五次，便见功效。

康熙看了后，略有疑色，不用吃药，洗洗澡，就能治好我的病，这不太可能吧。

但见那郎中把药丢给康熙，似乎看出他心思，说，阁下放心，我办药房不是为了图财，这样吧，你把药拿回去，洗好了回来付钱，洗不好，我分文不收。

这样康熙就按郎中所说的，谁知第一次洗就浑身舒爽，彻夜安睡，起来后红疹瘙痒，减退一半，连洗了三次，身上一个红点子都没有。

随后康熙又夜访这小药堂，想履行诺言，偿还药钱。

想不到郎中豪爽大方说，区区点药，不收也罢。

康熙微微一笑，便问这郎中的过往。

原来这郎中叫赵桂堂，本想读书，考取功名，光宗耀祖，不料多次赴考天不遂人愿，名落孙山。

想起不为良相，当为良医的古训，便在京城开了一间小药铺，起码榜上无名，脚下也有个出路，这样一边可以行医救人，一边照样可以读书励志。

康熙笑笑说，我在朝中有朋友，可以帮你牵线做官，你可有兴趣，甚至可以进入太医院当御医，享尽荣华富贵？

郎中笑笑说，读书志在圣贤，为官心存君国。真正行医者应该为天下百姓着想，为众生排忧解难，当御医虽然能够享尽荣华富贵，但并不能够为天下最苦的百姓们治病，百姓最需要良医。

所以入朝为官为医，已非吾愿。

康熙一听，不禁动容，便说，你这小小药堂，如何为百姓谋福祉呢？

赵桂堂说，我也是这样想，现在没有多余本钱，空有凌云之志，想要搭建一间像样的药堂都没办法啊！



康熙笑笑说，名正则言顺，你若真想搞好药堂，得先起个名字，既然你想让中医药普及，让天下同仁共受其福祉，那就叫同仁堂吧！

郎中以为这人只是信口言言，也没有去当真。谁知康熙写上一纸字，便叫赵桂堂到某某地方去一趟。赵桂堂一去，才发现这是内务衙门，后来才知道他治的病人居然是当今皇上，这样内务衙门，便帮他办起一座京城非常出色的同仁堂。

从前有个姓黄的郎中,祖辈靠采挖黄连、黄芪、黄精、黄芩、黄根这五种药材为人治病,被当地百姓称为“五黄先生”。五黄先生为人忠厚,吃苦耐劳。每到春三月时节,便进山采药,一直到秋末方才离开,因此他常借宿在山上一个农户家中。农户马俊一家三口,对他真诚相待,时间一长,他与马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

一年,马家遭了火灾,房子财物都被烧光,马俊的妻子不幸被烧死,剩下马俊带着不满十岁的儿子无处存身,爷儿俩只好住进了山洞。那天郎中上山采药不在家,回来费了很多周折才找到父子俩。于是他们终日相伴,以采药、卖药、治病为生。渐渐的,不识药性的马俊熟悉了五黄药,有时郎中不在家,他也学着为人治病。

这年夏天,一位孕妇因泻肚子来求医。恰巧郎中不在,马俊把泻火通便的黄根错当成治泻的黄连给了孕妇,孕妇服后大泻不止,险些送了性命,腹中的胎儿也死了。孕妇把这事告到县衙,县官立刻命人扭来马俊,要以庸医害人治其罪。这时,郎中赶来跪在堂前,恳求县官老爷判自己的罪,说马俊是跟他学的医,而马俊自愿领罪受罚。两人争来争去,都说是自己的错儿。这样一来,县官倒对两人的情谊十分敬佩,想到这五黄先生在当地颇有声名,那孕妇身体虚弱,孕期也短,就责罚两人给孕妇家补偿些银两,把他们放了。

临走时县官对郎中说:“你那五黄药的‘黄根’比其他四样药都厉害,像个率军打仗的将军,应该改个名字了,免得日后再弄错惹祸。”郎中连连点头称是,回家后便动开了脑筋。这药泻下力强,比其它几种药都峻猛,叫“将军”正好。再一想,觉得作为药名有些不妥,也和“五黄先生”之名不符,干脆就叫“大黄”,从此以后,就把“黄根”改叫“大黄”了。因为改名是由县官的一句话引起,郎中有时也指着大黄称“将军”。时间一长,人们都习惯了,都知道能泻下的大黄又叫“将军”。

梁代名医陶弘景说:“大黄,将军之号,当取其峻快也。”《药品化义》载:“大黄气味重浊,直降下行,走而不守,有斩关夺门之力,故号为将军。”由此可见,大黄的将军之名并非虚传。其实大黄是以色黄得名,其性寒,味苦,泻下通便力强,具有清热泻火、活血化瘀、清热解毒、清热燥湿等多种功效,生用或炮制后,其适用范围十分广泛。

1908年秋，17岁的郭沫若正在四川嘉定城读初中，当时他生了一场大病，总感到非常疲倦，头痛，拉肚子，咳嗽，时常流鼻血，没有食欲。郭沫若的父亲在乡下是一个“土郎中”，开了一剂温和的药给他吃，毫不见效。

家人只好找当地唯一的儒医宋相臣来诊治。宋说郭沫若泻肚子是阴证，发烧流鼻血等又是外感，要先治里后治表。于是，他给郭沫若开了一剂药，有分量很重的附片、干姜，一剂药下去，所有的黏膜都焦黑了，口舌眼鼻没有一处不是黑的，头脑发昏，只想睡觉。宋和郭父都束手无策了。

一位堂叔推荐了一位附近的赵姓医生，这位赵医生没有什么名望，看了郭沫若的病状之后，主张和宋相臣恰恰相反，说郭沫若的病是阳证，要用凉药，并开了一剂药重用芒硝、大黄，宋相臣不消说是反对的，郭沫若父亲也不赞同。赵医生却坚持要用他的药方，否则就要走人。他说药方虽然是泻药，但吃下后泻的次数会一天天减少。众人相持不下，朦胧中的郭沫若却在冥冥之中说了句：“我要吃姓赵的药！”



郭沫若的母亲做主，决定把赵医生的药吃下去。

出乎意料，郭沫若吃了泻药，病情并不见加重，泻的次数反而逐渐减少下来，意识也渐渐恢复过来，终于把郭沫若救了过来。

大同十一年（545）梁武帝因病发热，寝食不安。朝中群医竞相献方，武帝听从御医诊断，欲服大黄泻热。御医姚僧垣诊脉辨证后，力主不可：“至尊年已八十，脏腑皆虚。虽有积热，不可轻用峻快之药，恐怕伤及正气。”武帝自恃知医，不以为然。姚僧垣又说：“依臣之见，至尊之疾，只宜缓图，万万不可轻投峻下之剂。”武帝不悦，诏令退下。

当天夜里，姚僧垣被急招入宫救驾。原来，武帝服用大黄后，热势不退，反致昏瞀，心悸气短，卧床不起。姚僧垣急以温和之法，平补之药，收敛苦寒所伤之阳气，恢复脾胃正气。连进数剂，梁武帝方才恢复健康，不得不钦佩姚僧垣的医术。

梁元帝即位后，授给姚僧垣咨议参军之职。一次，元帝腹中痞满，胀痛不舒，不思饮食，召诸医讨论治疗方法。群医皆以武帝服大黄而致病重为戒，力主不可轻言泻下，宜平缓之药渐渐宣通。姚僧垣力排众医之说：“脉象洪大而实，应指有力，加之膳食不进，胃脘痞满，此是腹中宿食不化所致。非用大黄荡涤攻下、推陈致新不可。”梁元帝听从姚僧垣的话，服药后果然大下宿食，痞满腹胀之疾顿时消失。